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廣州暴亂與中央政府(純)——執監預備會議的成績(文)——上海電車罷工問題(實)

題(實)

憂患中的中國國民

北方戰局中山西的地位

元代的紅鎗會

閒話

高諦謨

別曲(詩)

小詩

彭學沛

一止

明生

惠

邵洵美

村生

查定世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7, No. 158, December 17, 1927.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七卷第一五八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崑崙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冬節禮品莫如儲金禮券

冬節到了。大家在社會上。不免又要彼此餽送些禮物。

但大都物品。總不能得受餽者十分的滿意。上海銀

行發行各種有利的禮券。係專為餽贈親友之用

。既經濟。又便利。且有利息。以之餽贈親友。並可以

興起親友們儲蓄的觀念。這豈不是一舉而數善俱備麼。

此種禮券。上海銀行總所及各分行處。均有出售。送禮

的諸君們。盍興乎來。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簡稱上海銀行

地址寧波路九號

經濟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經濟科學概論

一冊 二元

波達諾夫著 周佛海譯 「經濟科學」為研究支配一般經濟生活的原則的科學其內容與「經濟學」「經濟原理」不同此書分「自然的自足社會」「商業社會」「社會的組織的社會」三大部份除敘述現在的經濟現象並說明其原則外更敘述經濟發展的歷史的事實復據此以推測將來的趨勢闡明晰文字暢達實為經濟學出版物中之一大貢獻

租稅總論

一冊 二元四角

薩孟武譯 租稅論為財政學上最重要最困難之問題世界著名財政學者多致力於此而關於此方面之著述亦較其他財政問題為多日本小川瀧太郎之租稅論即為此種有名之著之一全書分總論各論兩部由薩君譯為漢文先出總論詳述租稅之本質分類 彙達 根據 原則 分配以及稅制之組織各論則對於各稅加以特殊之研究不久亦可出版

解放運動之中

對外問題

周鯨生著 平裝一冊一元二角

我中國是國際地位落後的國家，從來與外國交涉，沒有不是失敗的；直到現在，我們國家還是個身束縛不得自由。好在我們國民革命運動興起了，民族解放運動出發了；我們國民在這個當兒，切不可再事因循，都當振起精神，把對外問題詳細策畫，去同那帝國主義者作一最後殊死戰。因此，本書出世，實我國民不可不人手一編的！

上海太平洋書店謹啟

時事短評

廣州暴亂與 中央政府

中央全體會議的開會，是全國黨員渴望的事；我們認爲解決黨國大計，以此爲最適當而有効的方法。所以對於這次在上海開會的執監預備會議定了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地點與日期，大家都非常的欣慰，希望這個會議可以如期開成，不受任何事變的影響。就是現在廣州共產軍作亂的消息傳來，我們還希望把它作爲局部的問題，適用一種特殊手段的處決，而不因此打消中央正式會議。不過政情的變化是不可測的，對於將來意外的困難，不可不先有覺悟，不可不預爲之備。萬一不幸而因爲現在廣州方面事變的發生，引起了粵方一部分委員的責任問題，因而於中央全體大會的開會發生障礙，那時候我們當然也不能使現在全黨一致反對的特別委員會再繼續行使職權，或任命黨國陷於無政府的狀態。那時候最適當的解決，也許就在暫時恢復寧漢合作以前之南京中央黨部及政府——至少也許應以那個黨部及政府爲改組的基礎。這是今日凡關心黨國前途的忠實的黨員所應當慎重考慮的問題；這是大家應當預先準備的一步。（純）

現代評論 第七卷 第一百五十八期

執監預備會 議的成績

全國黨員視察所集的、監預備會議，於本月十日閉幕。預備會議自三月開第一、二、三、四、五次會議，前後共開過四次會議，因爲中間五、六、七、八、九、各日皆停會。在會議中，因爲廣州事變的影響，一部分委員間發生了劇烈的意見衝突，一時黨內空氣緊張起來，而會議經過不少的波折。幸而會議的進行未因此中止。預備會議的結果，至少有三件根本重要的事確定了。第一是特別委員會的取消，這是在第二次會議即已決定了的。其次是武裝同志的領袖將委員再出來爲黨國服務；這事無論將來取何形式，現在有此決定，總算滿足了全體黨員的渴望。最後而根本重要的，是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決定於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舉行。鑒於黨國大事的緊急，中央全體會議開會的時期，如此決定，也許太遲。不過地點及時期既經確定，總算大家對於黨國最高機關的成立，有個確切的希望。我們的希望的，就是忠實領袖及黨員們大家尊重預備會議的決定，切實準備如期開成正式會議，不使它受任何特殊事變的影響。局部的特殊事變，儘有其他臨時的處置，而黨國合法最高機關的成立，則是根本要圖，不可以再擱置下去。（文）

上海電車 罷工問題

上海近來一連有兩個罷工事件發生，比較的都很重要；一是英美煙公司，一是公共租界的電車。英美煙公司罷工已經有了許

多日數了，至今尚未解決，然而它的性質却比電車罷工不同。電車罷工雖然只有兩星期的光陰，然而比英美煙公司更爲重要；它的影響於社會民衆，更不是煙公司所能比。從表面上看來，兩種罷工都是對於外國人，都是對於帝國主義的壓迫——至少在工人的眼光裏頭，然而實際上社會民衆所蒙的影響，就大大的不同。大凡罷工時及罷工後所得的結果有兩種：一是對於資本的打擊，一是對於一般民衆的打擊。譬如英美煙公司，假使因罷工不得不增加開支，就不能不增加煙的成本，結局，不是提高煙價，就會減少盈利。後者直接損失資本家，前者因別家競爭的關係，煙的銷路就會減退，最後也是資本家或帝國主義者蒙其害。至於電車公司，電話局，郵政局，鐵路，海關，以及其他公共事業機關，因爲它的事業帶有專賣的性質，可以把負擔移到消費者的身上去，所以罷工的結果只是一般民衆吃虧。這是一般的說法。自然，如果這種罷工能夠把外國人的薪水減低，中國人的薪工加高，也可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但是這種結果總不容易得到。上海此次電車罷工雖不算十分長久，然公衆所感的不便已達到很高的程度。至於解決的希望則毫無所有，近日運報紙上的消息都找不到了。難道政治問題太大了，經濟問題就無人顧慮嗎？無論雙方的爭執如何，我們不得不替民衆說一句話。又前幾天因罷工發生槍殺案者的暴行，更是我們所最痛恨的。（實）

憂患中的中國國民

彭學沛

現時代的中國國民，在物質文化方面，不幸還是落伍落在資本主義的尾巴背後，什麼現代的科學文明都不曾享受得到；然而在一精神一方面，却是「聰明絕頂」，早熟得厲害，在亞洲最近才漸露頭角的共產不共產問題，在中國居然成爲目前赤熱的爭鬥。

現今國民大多數的意見已經很明顯了。國民大多數對於「不勞者不應得食」的托爾斯泰式的議論，「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理想，大概誰也不會反對；他們所反對所貶斥的祇是那脫胎換骨的理想毫不相干的那些偏激分子的主張和行動。中國的偏激分子最初就把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在歐洲社會的材料裏引出來的議論要一字不改地派定給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做藥方，其次更索性把馬克思的「神符」當天焚化，要把那離集中遠遠得很還夠不上集中的資本消滅，要把那方才萌芽的智識階級打倒，要即刻實現那無產階級專政并且那無產階級還不是馬克思派所謂的工場工人，還是農村裏不耕田的城市裏不做工的真正無產階級，要用真正的衆愚政治，摧毀一切近代文化的胞芽，建設太古時代猿猴的社會生活。最近又進一步，索性澈底地厭棄人類，一切道理議論完全不要；像最近宜興無錫和十二月十一日廣州的慘劇便是明

證。加上他們拿着那種狂信的態度，不要考慮，不受商量，像大火火場一樣，只能用正相反對的冷水去撲滅，不能修改，不能糾正，不能感化，不能利導。所以吳稚暉先生這個月來發表許多的文章，雖然有些地方是爲得妻「字面生辣，促人注意」，然而他的一貫的主旨確是絲毫沒有誇張。他的主旨就是：共產黨是要占百分之百。不但不能受你的商量讓國民黨占百分之八十共產黨占百分之二十，你就是要他占百分之九十九留一分給你，他也是不來的。所以你的哲學的意見，是歷史的唯物觀也好，是一元的唯心論也好；你的經濟學上的意見，是勞動價值說也好，是供給需要說也好；那些都是另外一件事；對於現在既成的共產黨，你要麼就是純粹的服從他們，不然就是堅決的反對他們。

照着上述的觀察，他們在中國的行動，可分三個時期。在第一期，雖然信仰不同，還跟着國民黨喚喚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到第二期，革命軍到南昌的前後，不曉得依據什麼科學馬克思學的根據，突然拿出共產革命來和國民革命對抗；到第三期，看見共產革命沒有希望，就索性閉起眼睛，演成宜興無錫廣州那種慘劇來宣洩他們的殘忍的憤氣。所以國民黨在第一期決定容共政策，只是因爲那時候軍閥帝國主義的勢力太雄厚，國民革命的勢力太孤單，所以不得不把那時一致主張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共產容納進來，增厚自己的勢力；那時國民黨固然知道對這種雇傭

的援兵將來一定要付很重的價錢，但是同時也知道生活力還沒死滅的中國國民將來一定能夠消除這種腫潰的微菌。所以張作霖與佩孚之徒不必掀髯微笑，做出先知先覺的樣子，要知道那時的容共是一種切迫不得已的必要，不是錯誤，那時反對容共，才是錯誤。後來國民革命的勢力漸次發展，共產黨的陰謀漸次顯露，自然當機立斷，再不能顧忌。在這時候，第一就怕黨內的人還是猶豫不決，還在那裏考慮另是一事的紙上的歷史唯物勞動價值論，而不認識實現的共產黨，還不能深切了解他們是要百分之百連百分之九十九都不願意；第二就怕黨內不能有統一的組織，弄得無頭腦，無手足，大家都在那裏揚手頓足，大聲喊叫救火救火，然而誰也不能下命令，誰也不受指揮，又找不着挑水的人；又搬不動射水的機器，你罵我傻瓜，我罵你不中用，你潑一桶水，潑在我的背上，我拋一口磚，剛好打中你的頭，直等到房子燒完了，大家仍然是你撩我的鬚鬚我擒你的辮子一團滾在泥土裏。

黨裏這種無政府的現象，一方面固然要痛恨偏激惡化分子的離間挑撥，一方面又不能不歸罪於昏庸腐化分子的縱橫排闖。全國的革命民衆近來一致向腐化昏庸分子進攻，這并不是刻薄，并不是偏激，并不是要把那個人過去的事蹟來一一算賬，并不是對那個人的私德要特別苛責；只因他們權利思想太重，民國到了十六年軍閥和政客倒了不知多少，而他們的思想還是民國五六年的

思想，還只記得那時候的老把戲老手法，只曉得這裏去縱橫排闖，到那裏去議價交換，死死地保守軍閥的衣鉢，抱殘守缺不敢失墮；因為他們對於國家的政治完全沒有責任心，只知道引用那個親戚，援引那個故舊，今天爲這個人設一個新衙門，明天又怕那個人不高興；送他一個新頭銜，不管他是什麼材料，完全依照他對自己的利益關係來決定官銜的等級，完全效法北京官場裏那種腐臭的習氣，黨務辦得怎樣糟糕，政務弄得怎樣停滯，國庫如何浪費，人怨如即沸騰，他們完全不管；因為他們平時不向光明的正路上去努力，鎮天想着如何取得政權，不管自己的才能如何，自己的知識有若干，總想領導民衆，指導青年，妄作非分之想。所以民衆覺得他們完全是爲己，完全沒有責任心，完全沒有把水深火熱中的國民看在眼里，完全沒有一點新的振作的精神，完全不想辦好那一件事情辦出那一件成績，完全不認識自己，所以便判定他們是昏庸腐化分子，不能讓他們暗中操縱政治，不能讓他們躲在幾位元老旗幟掩護之下顛倒黨政。所以他們有今日的失敗。他們假若再不注意時局的嚴重，注意民衆的憤激，再不翻然易轍，改過自新，打破一切封建習氣做一個新時代的國民，再不認清楚自己，陳力就列，幹自己能幹的切實的工作，將來革命的烈燄一定不容赦枯朽的茅草。

前個星期執監會議的豫備會居然能夠平穩閉幕，公議請蔣介

石氏恢復總司令職權，這是差強人意的事情，蔣氏過去反對黨化的功績用不着說，他的防止腐化的努力也是衆人共認，這次執監會議全體的付託，就是全國國民信任的表示；加上各方武裝同志也一致推戴，想必蔣氏一定能夠毅然出山，仍然繼續向來那種大無畏的精神，去掃除一切國民革命的障礙。

在這多難的時期當中，不幸又發生本月十一日廣州的慘劇，全國民衆對於共黨的殘酷，固然痛恨，而對於廣州負責的當局，猶其憤慨。昨天報載蔣總司令電復張發奎，說：「茲者琪翔擅擊季寬，吾兄未能裁處於事後，今者共黨張明道反，兄又未能防範於機先」，並且希望他「戴罪立功」，「此後服從命令，將來粵亂平定，前來共同北伐」，在現在情形之下，這個辦法，實是公平而且寬大。不過經了這次的變亂，廣州民衆的損失，自是不可勝計，斯民何辜，遭此荼毒？對於這次變亂參與者的懲罰，和將來如何保證不致有同樣慘劇發生，都希望蔣氏和其他當局者講究適宜的處置。

但是這次粵亂發生，大半也是因爲前次十七日的變故不能從速妥當解決，而前次變故所以未能迅速解決，只因中央沒有堅固的有威信的黨部和政府。因此我們更加確信中央執監委員們應當提前開會，趕緊組織一個堅固的有威信的黨部和政府。

——十二月十五日——

北方戰局中山西的地位

一止

這次山西揭舉義旗，和奉系軍閥奮鬥，是革命成功上一個重大的關鍵，誰也知道。這個重大關鍵中的重要點固然很多，然而有兩點特別的重要。當此國民革命將成未成的時候，我們不可一刻忘却。第一點是山西在地理上或軍事上的地位。山西的東部和東南部，都是崇山連亘，俯瞰河北的大平原。京漢鐵路，沿着這條山脈——太行山——的東麓直達北京。由京漢線沿路到山西去，除了從娘子關紫荊關等隘口而外，幾乎無路可走。娘子關方面，雖然有正太鐵路從石家莊直通太原，然而正太路的軌道，比其他各綫的軌道都窄。所以從山西方面說，儘可利用正太路以便運輸；可是正太路以外的火車是不能開進山西去的。況且從鹿鹿經過娘子關一直到陽泉，重重高山，路綫的兩旁，往往奇峯對峙，儼然削壁。防守易，進攻可以說是不可能。從涿州往紫荊關去，雖然有山路可走，然而那種山路，崎嶇異常。除用大宗驢馬駱駝，絕對無法運輸。其他各路情形大致相同。所以要從京漢綫方面，打進山西，就是準備極大的犧牲，恐怕也不容易辦到。反轉來說，由山西方面，無論何時，都可威脅京漢綫。

山西北面的情形，比東面稍稍不同。從柴溝堡一直到大同，豐鎮以西，沿途要隘不多。有京綏路可以直達。大同地域，是一

個遼闊的平原。除大同城外，幾乎無險可守。由大同往南去，一直到雁門關平型關一帶，方纔有小山脈起伏，聯絡五台，隱隱作山西北面的屏障。然而這一方面的天險，已大不如東面。并且由大同到太原，直接有汽車路可達。這條小山脈以南，便無險可守了。

地理上的關係是如此。軍事上的布置，也就不言可喻。山西境內，現有若干國民革命軍，可供指導作戰，是軍事上的秘密，我們不便明言。但是以晉軍單獨的力量，不能向奉軍作攻擊戰，是公開的事實，京漢撤兵，京綏撤兵，大同撤兵，都是因為津浦和京漢兩段不能發展的自然結果。現在奉軍用二十萬大兵圍攻山西，從奉系軍閥方面看來，確是必有的策略。因為山西站在他的肘腋，隨時都可出以攻擊，隨時都可打他的頭腦。反轉來說，他如果能打進山西，他不獨能解除心腹之患，并且取得一個牢不可破的屏障，以抗革命軍北伐的進行。說一句悲觀的話，萬一山西不慎，我們就不知道北伐從何處進行，豫境如何保守，奉系軍閥何時打倒！

就軍隊質的方面比較，不用說，奉軍方面最大的弱點，是無主義，所以崇一貫的精神，無猛進犧牲的熱烈。兵士們的希望，不過劫財升官。軍官們的希望，也不過升官發財。這次山西動手的時候，他們的破綻，完全暴露。當山西出兵以後的四五日間，

京奉路上，人山人海，大包小囊，都是奉系軍官的家屬和家財。他們是預備跑的；可惜京漢和津浦路上追不上來。他們得過且過，也就賴住再作一番蹂躪的工作。這時候北方的人民，是如何的失望，至今言之痛心。除了這根本的弱點外，奉系軍閥的內部，還有許多問題。新派舊派的傾軋，新派中的士官派和非士官派的爭權，隨時隨地都可看出。不過北人的性質，比較的緩慢，容易統率。祇要有大帽子壓在上面，祇要受重大的打擊，也就任他們的惰性，滾滾滾去。他們的質量雖大，但是因為沒有主義，所以他們沒有彈性。假如一戰敗北，我們敢斷言他們必到不可收拾的地位。山西的軍隊，固然未曾經過多少戰爭。然而他們忠實耐苦的天賦，是天生成的。傅存義以數千人困守涿州，將近兩月，喫乾糧，飲苦水，不屈不撓。那樣的軍人，恐怕世界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我們想山西總還不止一個傅存義。

山西此次作戰，旗幟是極鮮明的。不獨主持者表示了十二分的決心，至少中下級的軍官都知道他們為什麼作戰。即令把黨國的大問題丟開，山西省的存亡，決不容他們輕輕的放過。所以山西是有進無退的；祇有繼續奮爭，而無一刻可以休息的。然而以戴爾小邦，獨當數十萬虎狼；財政難，物質的供給難，一月，兩月，三月，硬支持下去，望眼欲穿的北伐軍，至今遠遠隔在津浦綫上。誠哉乎難矣！

關於這第一點，凡屬開眼睛的人，大概誰也能看見。用不着多於申述。至於第二點，恐怕還有許多人簡直沒有料到。然而那關係重要的程度，遠在第一點以上。

山西全省，不獨為中國最大最好的煤田。并且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煤田。據過去數十年調查的結果，山西全省地下儲藏的煤量，大略可以供全世界一千年的需用！山西地質的構造，極其簡單。地層甚平，地下水甚少。所以開採極易。煤層的數目很多。主煤層厚二十多公尺。各種的煤都有。就大概的情形說，山西的煤田可分為兩大部分：北部在大同以西名曰大同煤田，南部由鵬門關以南一直到山西的南境，大大小小，到處都有煤田。

如此大好富源，當然早為資本侵略者所注目。前清末年，福公司想一手包辦，席捲囊括以去。後經山西人激烈的反對，總將合同廢除，還歸山西人自辦。于是乃有保晉公司的組織。保晉公司，雖名為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實則大權都在山西省政府手裏。在此我們應該注意，山西省政府如有變動，保晉公司是免不了連累而及的。

山西南部四煤田，大概都歸保晉公司經營，大同煤田有一部分屬於保晉公司。一部分屬於同寶公司（梁士治主辦）。開灤煤礦公司前幾年也想在大同大舉的採煤，後來不知因為什麼原因拋棄了。同寶公司，雖然由梁某出名舉辦，實則是用日本人的資本

，近來工程方面，傳聞也有日本人加入。所以我們可以露骨的說：大同煤田的一部分，已經成了日本人的財產。得寸進尺，是人的常情。既然得了大同，爲什麼不去取山西的全部？然而保晉公司的利權，是從英國人手裏拚命奪回的。再想從保晉公司手裏奪去，自然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恰好機會到了。張作霖入關了。山西的革命軍和張作霖宣戰了。不幸山西退守待援了。所以從東京到奉天，從奉天到北京的一般後台老板，天天在那裏洋洋得意的說着：這回奉天非打到山西不可。跑堂的所要的不過幾角酒錢。後台老板却要白銀子。跑堂的奴才，是不知道客人的白銀子在那裏。但是那強盜式的後台老板，是看的清清楚楚，一下也不放鬆的。老板爲了他的招牌，也許不便直接動手去問客人強索。可是暗中授刀與小奴材們是免的。

假如這種計劃成功，頭一件事當然是由奉派人出面改組保晉公司。但是奉天的資本在那裏？奉天的人材在那裏？不用說，後台老板那時候也就不客氣，就可以出台了。於是乎保晉也就變成撫順或本溪湖的分廠了。

事情還沒有完結。煤田已經到老板的手中，接連就是運輸的問題。天津不是一個好海口，誰也知道。由山西轉兩次火車，從天津出口，轉運更不方便。運費也太重。從石家莊送到漢口，火

車的運費也太重。（火車的運費比輪船的運費貴多了）那麼，怎樣辦法？現在青島有一個極好的海口。由青島到濟南，已經有一條築好的鐵路。恰恰這條鐵路，老板要運兵運貨，隨時都能自由供用。現在所差的就是由津浦到京漢的一條橫斷線。在吳佩孚的時代，北京政府，本來和英國人有滄石借款的磋商。英國人的眼光，當然也是注在那山西的煤田上。近來張作霖做了「大元帥」，舊話重提。於是老板看見奴才不受約束，在北京的報紙上，大放其謠言，預爲破壞，至此，計劃完全暴露了。

我們還要知道，這條橫斷路，不但運煤，還要運兵，因爲「擁護既得的利權」，派兵保護，是天經地義。這樣一來，南滿線的勢力，不待說，就挪到膠濟——滄石——正大線上去了。有了這第二點的關係，我們敢說；就是家奴不能出力，後台老板一定用盡方法要把他送到山西去。

單從這兩點看來，就知道山西此次孤注一擲，在我國民革命進行上有如何嚴重的關係。在這生死存亡的關係，搗亂的依然搗亂，陰謀的依然陰謀。我們對於黨國的領袖，還有什麼話可說。老實說，現在我們最大的希望，都集在站在前線的武裝同志身上。前者孫傳芳渡江，他們立刻表示他們勇猛精進，大犧牲，大無畏的精神。那種態度，是何等的光明磊落。現在我們仍然是希望我們最敬愛的革命軍人，重整旗鼓，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

願，奮勇前進。天下事要務速大，雞蟲得失，有什麼關係。我們作如此希望，井然謀黨國的根本問題，都可以放棄。不過我們所慮的是：要待到東江西江長江短江的瘴氣穢氣，消滅盡淨的時候，再往發展，恐怕北方已經弄到石爛土焦，萬象枯竭了。

元代的紅鎗會

明生

近年來在直隸，山東，河南，安徽各省裏，先後成立了不少的紅鎗會。據說凡是有紅鎗會的地方，不特可以免去土匪的騷擾，貪官，污吏，劣紳的蠶蝕，就是「官兵」的不可遏制的威風，也不能奈他何。據會同他交過鋒的說來，他實在是利害，無論如何強勁的軍隊，遇見了他都要披靡。無怪乎他的名聲現在大噪於一時了。

今日的紅鎗會的起源，如何成立，何時起始，這些問題，我們現在已經無從考究。我們祇知道他的目的是爲自衛，人民自己保護自己的利益。用舊名詞來說，他就是一種人民自辦的團練。

因爲各地的紅鎗會得到多少的成績，有些人便居然相信他能代表人民自衛的真精神，更有些人居然要想利用他做民衆運動的後盾。可是我們近來又聽到些關於紅鎗會的壞消息。有的人說，紅鎗會並沒有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的純粹與團

八

結。他不特不能保護人民，反倒欺壓他們。即如現在在河南各處林立的天門會，紅鎗會，白蓮會，還有無數名稱奇詭的會們，都是不斷的互相征伐；他們對外完全是自相殘殺，掠奪鎗械，子彈，財貨，對內便是欺凌弱寡，魚肉小民，那裏還有什麼抵抗強暴與自衛的精神呢？我以爲這些話未必是誣。紅鎗會，我們就是在遠處觀察他的組織，也不敢相信他能代表人民自衛的精神。何以故呢？他的第一個弱點就是他的組織完全靠着一種極幼稚的迷信，如不怕鎗砲之類。在這個科學利器戰勝一切的時代，專靠着迷信絕不會成功的；武器，工具不必論，就是專用迷信來團結團體的精神，助長戰爭時各人的勇氣，也不能見耐久的效驗。第二個弱點就是一般中國人的通病，沒有受過政治的訓練，缺乏真正自治的能力。我們雖然沒有直接的研究紅鎗會組織的內容，但是只就我們所知道的中國人，特別是內地的鄉下人們我們敢說他們很少發達自治能力的機會，至於互相殘殺，凌虐人民更可以說是意中之事。平等的合作——民治的精神——完全是中國人所不能了解的，如何還能希望他們實踐這個美德呢？

紅鎗會的惡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嗎？不，不。中國歷史上在五百多年以前，在福建的一隅的民團，已經有過同樣的歷史。我們現在就着兩部明代的地方志——萬歷福州志與

崇禎福安縣志——內所載的民團情形，略有敘述，我們從這小段歷史，便可以窺見所謂民團的危險性了。

元朝末年正是盜賊蠱起的時候。這些盜賊，不專是打家劫舍，擾害良善的百姓，並且常略地，侵城，盤據都市，戕殺當地的官吏。各處官吏因為官兵沒有勦治的能力，便也窮於應付之方。於是所謂「義兵」，「社兵」便應運而生。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西元一三五二年）紅巾賊池細等為亂，福州路的州尹王伯顏募壯士張子元，周顯卿，袁禮文，周德輔等辦團練，這就是當時福建開辦社兵的起始。

我們所要敘述的是福寧州的社兵。福寧州有寧德與福安兩縣，因為屢次遭流寇的擄掠，於是在至正十二年七月最初成立義兵社。這些義兵似乎沒有什麼力量，對於保衛閭閻，並沒有什麼功績。因為在這個義兵社成立的次一月（同年八月）便有紅巾賊王善（一作黃善）來寇福安縣，九月便將縣城陷落。同時又有紅巾賊江二蠻將寧德縣陷落。此後接着十一月又有賊來寇福安縣，十三年一月十七日，賊黨又陷落州治。在這義兵社成立後的六個月裏，福寧州竟連着受了四次的匪災。義兵的無用，可見一般。

但是福寧州裏，還有勇敢的人們。同年五月裏，七漚地方有童光明，張子文等開辦安寧社的團練。這時江二蠻還占據着州治

，五月二十五日，有僧人林德誠（依宋濂元史卷一九五王伯顏傳。萬曆福寧州志作「同知林德成」。本文所引民語，也稱「林僧」，同知大概是因為他的戰功，以後加封的）。率領安寧社義兵，逐出紅巾賊，恢復了州治，並且將江二蠻殺死。這可以說是安寧社第一次的成功。

當時賊黨衆多，不只江二蠻一人，他們不能便從此罷休的。所以同年六月十一日，殘寇又攻陷州治，並且將空城付之一炬，大火延燒到東郊以外。（據崇禎福安縣志，九月，王善率賊三百餘人，陷福安城，城邑一炬）這時廉村陳仲恭，黃正隆稱義士，立兵社，率衆禦賊。但是賊勢甚盛，蹂躪人民非常的殘酷，後來陳仲恭被賊捉到，竟被烹死。八月間，袁安文在柘洋里團練義兵，或立泰安社。此後福寧州的義兵便都要讓安寧同泰安兩社「執牛耳」。

賊會有名陳六七的，此時要來投誠，並且要求做州同知為投誠的條件。當局竟有認可的意思。以劫掠為生的大流寇，一旦歸順，便得榮任州同，姑不說他們過於倨倖，又何以對待那些捍衛閭閻的義兵呢？義兵社的領袖們斷然不肯承認。黃正隆首先不平，便聯合泰安社追擊陳六七。十一月泰安社袁安文派黃正隆到福安縣城曉諭人民要求勦賊，而黃正隆命令百姓「挈資財充其家」十二月（崇禎福安縣志作十一月廿二日），泰安社義兵進到福

安縣，追陳六七到郊外，將他殺死。這是秦安社第一次的成功。但是這個戰兵的成功便腐了他的固有的精神；他本來是爲捍衛社會而組織的，爲追逐賊寇而應戰的，但是當秦安社義兵奏凱歸來，入到福安縣城的時候，竟在縣城裏大肆擄掠。百姓資財及身穿衣褲，俱爲剝取，飢凍狼狽。當時縣民因爲黃正隆會通告他們秦安社兵是來勸賊的，所以沒有提防他們的搶掠，也沒有準備逃避。現在盜賊遠颺，社會似乎可告小康，但是誰又料到義兵之來事實上無異「以暴易暴」。於是人民也自然漸漸的懷恨義兵了。

至正十四年初十日，三快（一作三魁）賊又來攻陷福安；二月有賊來焚掠各村。有義士名林文廣的，當時召集義兵，大破賊等。四月，三快賊又來犯福安。安寧，秦安兩社會兵，將三快賊擊走。這是兩社第二次的成功。這次成功的結果更促進兩社的騷恣，更擴大他們的權勢。於是這民辦的團練，竟攫取地方行政的權利；更甚的就是由保民的組織一變而爲壓迫民衆，魚肉民衆的機關。同年十一月間，兩社的領袖，張子文，袁安文下令州民，將貢賦都納交兩社。等到至正十五年二月，兩社更進一步，用武力攻掠八都（都一作圖，是地方的區域），強迫他們輸納貢賦。當時有廉訪便郭興祖因爲撫恤州民，巡行到福寧州。有郡上黃寬上書這位郭廉訪，建議削減兩社的權力。我們現在讀了黃寬的上書，可以窺見當時兩社的專橫。他上書說：

「……自至正癸巳（按即十三年）諸義兵一起，僅臬江會（按即上文所說的江二蠻）之首，曾不逾月，空城一炬，禍益烈焉。自是而後，武夫，健將，恃功驕恣，裂地分社。民之憔悴日加一日。且州之都五十有三，其貢獻不入於官，而入於社；其田產不散於民，而歸於社；政令不出於官，而出於社。社之令一出，死生係焉，貧富生焉，是何其盛且威也。要其功則僅殺一江會而已，其報之又何厚也？……」（萬歷福寧州志卷十四藝文志九四至九五頁）。

據黃寬說來，州內五十三都的貢獻與田產都爲兩社所有，所謂義兵儼然據有地方政府的權威了。黃寬所建議的補救的方法共有四端：

「……爲今之計，一則分二社之權，二則抑武夫之暴，三則顯忠良而旌素節，四則撫窮獨而慰死亡。其他若楮幣之法，亦在於力行何如耳……」（同上九五頁）

但是當時政府既然無力鎮撫流寇，又那能有權力去制伏那騷擾流寇的義兵呢。黃寬的建議，政府當局未必不明瞭，但是在一切行政制度解紐，政府缺乏有效的武力的時候，也只得看看義兵的權勢日益膨脹罷了。至正十六年十一月，安寧秦安兩社，攻破三快賊，掃盡他們的巢穴，於是又得到第三次的成功。

在這個時候，安寧與秦安兩社飛揚跋扈，引起各都的不平。

於是各都也紛紛的設立團社（至正十七年正月）。占領人民的田土。這種田產集中的政策，可以說是各都義兵社爲擴大自己的勢力，不得不採用的手段，但是人民却因此不能安生了。有文人作民話，悲訴義兵社的騷擾與人民所受的痛苦，甚爲真切。謠曰：

吾儂生長蕭山曲，三尺茅簷四尺屋。大男終歲食無鹽，

老婦蒸蕪淚盈掬。阿郎辛苦學弄兵，年年販鹽南海濱。擔頭有鹽兵一束，羣行大隊警四隣。邇來紅巾掠州縣，沃土平民不知戰。賢哉太守（接即指王伯顏）死作灰，勇矣林僧（

按即林德成）命如線。林僧一戰功業單，策馬東走來蕭山。

山人踴躍喜相遇，邀我鄰社東南旋。我鄰我社輕死士，苦竹長鎗幾丈五。自從行劫出社來，社甲吹螺整行伍。時維癸巳夏五月，鳴鑼徵民正愁絕。螺聲隱隱入郭門，白旛夾下林樾。倉皇出戰江二酋，黑雲壓壘忘戈矛。殺身隕首千不幸。

萬醜淋漓無停留，可憐善戰不善守，倏忽去來奄奔走。大儀獻捷奏元功，小儀携裝在谷口。饑兒寡婦常踴躍，老弱奔走趨近隅，驟騎翻羽動天哭，虎豹掉尾何時需。空城一炬灰燼後，車蓋歸來仍白授。阿娘垢面迎相公，西隣推牛換新酒。酒酣拍手浩浩歌，天地雖大如吾何。女兒朝餐糜梁肉，走卒出市陳干戈。市人疊疊喪家狗，路上相逢盡擡首。儒冠驚駭迎先鋒，小兒號哭畏郎吼。老翁再拜乞見憐，自從亂後無一

現代評論 第七卷 第一百五十八期

錢。舍人官真雞豕盡，有田未種蠶未眠。先鋒拔刀倍噴怒，縛得家翁出門去。妻兒哭泣投社官，願獲生全拜君賜。社官點頭心始慚，年來錢鈔交莫慳。爾田倘入社籍，爾屋老隴從居安。我田我廬不足惜，應當門戶謹出入。生男願作社中吏，生女願作先鋒妾。胡然大府夏不聽，有書輒上蕭社公。柏臺主人任刀筆，札札按覆皆相同。向來壤地方萬里，比屋豪華皆武士。五侯同封不足誇，一家十輪未爲易。匹夫勢轉千乘強，驅役百姓如驅羊。編民買稅入私室，小大驅令無遺方。手提文印綠衣者，饑食無魚出無馬。流離安集無定期，蓬蒿獵獵故城下。道傍遺老問行人，泰安有社民未貧。行人盛頰背相語，我問公社吏更仁。前年泰安掠城邑，未曾入城先報捷。前師失利後師奔，一市橫屍更稠疊。至今大厦環州宮，一門公相皆弟兄。豺狼盤踞食人肉，一叱一叱風雲生。我聞有命不敢告，俯首未言膽先破。老翁聞此雙淚垂，風雨洗天何日到。（萬曆福寧志卷十六，五——六頁）

至正十九年二月，傅貴卿爲寇，官兵往攻不能克，泰安，安寧兩社義兵往救失敗，袁安文陣亡。袁安文是泰安社的領袖，他的威勢逼人，不特可以任意的併吞出土，修築城池，甚至有姦污婦女的行爲。嶺南福安縣志列女傳內說：

「劉氏，蘇洋師明妹。至正，泰安社掠鄉村，袁安文欲

污之，女乘志不辱，罵不絕口。安文怒擊之，幾死，乃捨去。經年，傷始瘳。」（卷七，十八頁）

當秦安社盛時，袁安文會下令人民修築城池。橋梁，道路，墳墓，都被毀掘。民人雖然怨恨，也無反抗的能力。於是作歌悲之。歌曰：

袁君，袁君，誠兒嬉！東山之下築城池，掘人塚石疊牆，占民田土開營基，欲謀于此胚漢業，井蛙尊大情何痴，役民荷插任犂穴，無骸不露堪歎歎，前人盡辭長夜室，天陰露冷涼啾悲，山中獨存袁氏墓，若堂之封何巍巍。又見若坊若夏室，芙蓉築城芳飛飛。無歸之鬼欲托處，游目一見動祈思，鬼靈相率語其下，主人肅入安便宜，衆鬼夜深苦啼哭，主人慰勉甘其辭，惟桑與梓焉有舊，顛危自合相扶持，兒孫祭掃同爾享，佳城爽塏同爾歸，且叙平生受苦語，又奚深夜啼悲爲，衆鬼致詞惟久遠，天地循環何所期，城池恐爲他人得，他人又嫌牆塹卑，發號令民更增築，吾家已破牆無基，恐人掘石及君墓，嗟予與君俱無依。

袁安文生時，挾社兵的勢力，作威作福，人民都敢怒而不敢抗。現在袁安文誠然喪了性命，可是社兵不能因此便變爲仁義之師的。

福安縣各義兵社的威權此時已經凌駕政府之上，政府的機關

反變成了贅餘無用之物。縣官較有氣節的，不甘受民社團的挾制，都不得不掛冠而去。（至正十九年二月，縣尹張師道棄官去。）各社之中，秦安，安寧兩社成立較早，勢力也最大。兩社既然互相伯仲，豈能並立，早晚必須較個短長。果然，兩社在二十二年便起始相攻，到了翌年二月，最末勝利屬秦安社，安寧社竟被併吞。此後秦安社獨霸一方，其他各社都俯首聽命了。十月，廉村社生擒傅貴卿，獻給秦安社。秦安社因爲報前年袁安文戰死的仇，特將傅貴卿烹死。義兵會有這樣的殘酷，戰爭心理的變態真可畏啊！

秦安社擴張田土的方法，無所不至。如貧子營（即今之育嬰堂）在秦安社參謀宅的左鄰，這位參謀便強迫貧子遷徙，不能遷徙的，便掘阱活埋。於是許多貧子都自己縊死。又如令人在田上向四方射矢，凡是矢所到的地方，就劃入社田。人民仇怨，無法發洩，於是作謠以舒其憤。謠曰：

山巍巍兮無麥原，白麪細粉常盈盆。林森森兮無桑柘，錦繡綾羅色相亞。出門見嶺不見江，案前羅列皆鱸魴。兒童吼闕南山下，剩逐牛羊與驢馬。山妻嘻笑臨堂前，滿頭珠翠垂翩翩。自言獲功始三載，勝如仕宦數十年。但願魁寇未殄滅，與我增財廣買山間田。（萬歷福寧州志卷十六，八頁）

此謠一方面寫田野的荒瘠，已經沒有生產，一方面說社中重

窮人物如何窮奢極侈的享受一切的飲食財貨。這謠的後四句最能描寫「趁火打劫」的心理。社會上發現擾亂，正供給有些人發財，升官，擢的好機會。可是這並不是專限於元末的社兵的。

我們關於這個小地方——福寧州——義兵的歷史，所知道的不過是十二年，從至正十二年至廿四年。在這十二年間，社兵勢力的消長起伏變化甚多。但是人民方面所感覺到的只有他們的橫暴，並沒有他們的恩德。我們以為社兵的失敗乃是當然的結果，因為凡是權力的組織——特別是在中國——終久都是犧牲社會福利，以增殖掌權者的利益的。」

至於義兵後來如何消滅，地方志沒有記載，據我們揣度，大明建昇之初，威權正盛，消除這種地方勢力，大概不難。但是我常疑惑，福建的械鬥與近來的民軍或者還存在着社兵的遺風。

附註。這篇文章剛寫好，便看見天津大公報關於直隸大名所屬南和縣紅槍天門兩會大激戰的消息一段。現在錄出，供讀者參攷。要知這種激戰，今日已經變成他們的家常便飯。不過因為內地消息不靈通，在報紙上記載的只是偶然有機會傳出的或特別惹人注意的幾件衝突罷了。這樣的自相殘殺，比兵匪之禍有何差別。

南和縣日前之浩劫

紅槍天門兩會大激戰

現代評論 第七卷 第一百五十八期

破城巷戰殺戮百餘人

昨據南和縣來人談，舊歷十月十七日上午九時，突有永年縣天門會聚衆二百餘人，各執長槍大刀，乘該縣（南和）不備。攻入縣城直趨縣署，將縣知事朱某衣服剝去，用繩綑綁，置於門後。又搜搶庫存現洋二千餘元。事畢正擬退去，而該縣紅槍會已早聞知。遂聚衆二千餘人，乘夜將縣城包圍，結果雙方激戰一晝夜。天門會不敵，遂又被紅槍會衆攻入縣城，殺死天門會七十餘人。拿獲三十餘人，天門會餘衆潰散，紅槍會方面亦死二人，當將縣知事解放，該知事穿好衣冠，升堂審問。立將俘虜天門會三十餘人，綁至西門外刑場。均行梟首，並用首級爲紅槍會戰死者設靈致祭云。（天津大公報，十六，十一，廿四日）

閒話

惠

上兩個星期我寫了許多昏庸老朽的議論，辨論南方和北方的差別。現在又有朋友提起東西的問題，不免又打動了我的封建思想。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東有咸池，西有虞淵，舜生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山，西夷之人也，這一類的古話，太費考據，暫且不提。

記得從前在中學讀歷史的時候，看見近世史中有一個時期。

叫做歐力東漸時期。這一段歷史裏約略記載着馬可波羅如何到了蒙古皇帝的王宮，於是歐洲的宗教東漸了；湯若望兩懷仁如何一個一個底到了中國的欽天監，於是歐洲的科學東漸了；英國人如何要我們買他的鴉片，於是歐洲的兵力東漸了。後來考高等學堂的畢業考試的時候，國文一課，要攷洋八股；一篇題目是「亞力山大東征直至阿富汗以東，元拔都西征直至斡羅斯以西合論」。我那時大放厥辭，不知道說了一些什麼話。但是在我腦子裏漸漸興起了一個「東西」的問題：東西文化究竟有沒有差別，究竟孰優孰劣，這問題到於今我還沒有弄清楚。

有人說：西方文明爲動作，*Activity* 東方文明爲實現。*Realisation* 惟其是重乎動作，所以極智慧之馳騁，而尋至理於事物之間，於是乎發生了征服天然的科學。惟其是重乎實現，所以要終日在內部的心性上去做工夫，無論爲儒家的盡心養性，佛家的明心見性，道家的修心鍊性，都是要萬物皆備於我，而達到得乎已無待於外的地步，而對於吾人的日用尋常的外部生活，漠不關心，不但是漠不關心，而且鄙棄不屑道；天下那有被人家看不起的东西，而可以盡量發展呢！

有人說：西方文明發生於城市，東方文明發生於山林。（大戈爾的說法）城市爲文明之發源地，本是西洋歷史的通例，因爲凡城市居民必多，居民多纔有社會政治上的組織，組織愈完備，

則文明之程度愈高，希臘羅馬的文明，都是如此發生的。大戈爾以爲印度文明（他把印度文明概括東方文明）之發生，却是完全不同。歐洲古代人民，小國叢立，彼此紛爭，又因爲天氣寒冷和其他地理的關係，於是乎一年成聚，二年成郡，易于創造偉大的城市。印度天氣甚熱，食物充裕，而以果品爲尤多，所以印度古代人民，都是在山林中過那一種「吟風弄月」塊然自足的生活。城市中所發生的文明，是建築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山林中所發生的文明，是建築在人與天然界的關係上。前者注重於征服天然，後者注重在與天然相調和。前者依乎人力，後者任其自然。依乎人力者與紛爭相終始，任其自然者以無抵抗爲歸宿。

有人說：西方文明爲海岸線文明，東方文明爲大陸文明。地理學家用海岸線之長短，以權量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依這個標準來講，我們居住大陸上的民族，就要在等而下之的階級了。海岸居民交通便利，故重商業，大陸居民安土重遷，故重農業。而且海岸線長的地方，往往沒有膏腴的土壤，而大陸之中，凡長江大河貫注的流域，都有沃野千里阡陌連雲的氣象。這也是大陸居民發展農業，而海岸居民不能不發展商業的一種原因。而且海岸居民精神活潑，利於進取，大陸居民品性深厚，利於保守，惟其進取，又加以工業發達人口膨脹各種原動力，所以設法到各處去找殖民地；惟其保守，所以不輕於舍其舊而新是謀，縱然科學改

了書院，書院改了學堂，而大家的眼睛仍然看作舉人進士的出路，皇帝改了總統，總統改了委員，而大家的腦筋裏，仍然還是貯藏着等因奉此的一套東西。

有人說：西方文明之精神爲勻稱，Symmetrical 東方文明之精神爲非勻稱，Asymmetrical 換一句話說，西方文明具有科學性，東方文明具有宗教性。西方文明發源於希臘，希臘是崇尚理智的民族，而表現理智最爲完美的學術，就是幾何學。幾何學裏邊包含着勻稱的精神，那就是說，牠的部分是非常底調和，牠的步驟是非常底有秩序，是可以爲我們的理智所了解的。東方文明發源於猶太希伯來，這個地方煞是奇怪，許多宗教都在這個地方脫胎。猶太希伯來人的思想裏邊，似乎滿藏着神秘的分子，不是歐洲人所能了解的。這推至於東亞的印度支那，歐洲人也帶着猶太希伯來的眼鏡，都當做東方民族來觀察。他們以爲凡是東方民族，總有許多古裏古怪的地方，不是他們的尋常日用的耳目心思所能推度出來的，這就是上面所說的非勻稱的精神。所以法國人把各種奇怪繁雜摸不着頭腦的把戲，都叫做「中國玩意」(Chinoiserie)。

不管你怎麼說；中國的精神文明，發展到了什麼偉大的程度，我不敢斷定，但是中國的物質文明，絲毫未曾發展，這却似乎是什麼人都承認的。中國德性感化，果然真正做到，當然有相當

的效果，但是中國的理智分析，是十分底不充足，也似乎是無可諱言的。因爲理智分析之確切，靠着經驗材料之豐富，還是要從推事論理的學問上去求得的。唯物主義唯智主義，在西方或者發展逾分的危險，我也不敢斷定，但是在中國，只能算是初出世的孩兒，——或者還是未出世的胚胎。

高諦藹

——A. Symonds 作——

邵洵美譯

高諦藹在「馬班小姐」的很有名的一節中曾爲他自己說過了：「我是個荷馬時代的人；我生在這個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一些也不了解這環繞着我的社會。基督是不到我這裡來的；我是與亞爾西皮諦斯 (Alcibiadas) 及非諦阿斯 (Phidias) 一般的異教徒。我從未在高爾高帶 (Golgotha) 之上摘過情慾之花，那將深紅色的腰帶圍著全世界的十字架邊上的深流也從未將我的足在他的波浪中洗滌過；我的肉體決不承認靈魂是至上的，我的肉體決不願忍受屈辱。我覺得地和天一般的美麗。我以爲形式的完美方是盛德。我沒有信仰靈的天秉；我愛石像甚于愛鬼。我愛正午甚于愛黃昏。最使我欣悅的是三樣東西：金子，雲母石，與紫；光明，實質，與顏色……我以鑒賞古董的眼光來看戀愛，我當他是一件差不多很好的雕刻看……我一生祇知關心于酒瓶的形

式，我絕不問牠的內容是什麼」。這是他的信仰的供狀的一節，是由他極忠實地訴說出的。高諦藹了解他自己，他能解釋他自己的真相，好像形容一件藝術品一般的明瞭與公正。啊這又何嘗不是形容一件藝術品呢？他這心靈的態度，他這協助著自然製造的完成的稀罕的體質，加之他以為最自然的有力的鍛鍊，不是有著藝術的精神在嗎？

高諦藹看起世界來當是礦質的，是金屬的，是染料的，是石，是樹，是水，是建築，是衣褶，在太陽光下，在煤氣燈下，各種的色彩，無論是人造的或是天生的，祇要看得見的；是一種形式的是一種動作。凡是一個預備隨筆而不創造的畫家所見得到的，他都能看得出，他是最好的用字來代畫的臨摹家。無論何種可以用專藝來表現的東西，都不能逃掉他的觀察；無論何種專藝的東西，他都能把來化作一種有條序的美。他用他的公平善判的眼光去吸收這一個形存的世界；他沒有嗜好，不被感情所困惑，不聽一切的聲音，他在夜晚除了黑暗一些也看不見別的，他不認有日間的的存在，他不憚煩地注意一切，他自己沒有一些秘密，他也不為自然的一切守秘密，他能形容可怕的阿以文 (Ivan) 的座上約九千粒寶石的一條條的光芒，以及克雷姆林 (Kromlin) 的奇珍的寶藏；但于梅脫林克 (Maeterlinck) 的蜜蜂却一只也不會對你講。

高諦藹與他的五官是不生關係的，他可以以字母來分析他們。他講起他們來也是毫不相關地說說。他所有的話完全是傾向于物質的，祇要盡情滿足他們的慾望，于過去是用不到回憶的。假使肉體能不陷于衰頹；假使黃色的縐紋能不上婦人的頸項，假使男子的血中的熱火的熱度能不消滅；他便長此滿足了，他所引為憂愁的，便是世界上的一切，經過了爭鬪便要休息；因之日漸的毀壞，而總有一個終點。衰弱的，無色彩的，不懇切的東西，能使他非常的恐怖。他對於他自己的死，決不有一種愚笨或是自私的見解。

高諦藹的一生祇是崇拜著生命，以及一切生命的前進與形式，他是一個異教徒，一個年青的羅馬人堅決而溫柔，他非常同情于一切看得見的以及拿得到的東西，他定會厭惡靈魂，假使他真能認識了靈魂對於肉體有一種可能的騷擾的力量。在現代的著作家中，沒有一個能和他一般的以這樣狂歡的熱烈來形容裸體的；猶如大爾斐 (Dr. Albert) 的初次也是末次見到馬斑小姐的情形，他先用畫師的眼光來看，復用情人的眼光來看，而當他是畫師時，他同時也是情人。他希求肉體的永生高于一切。他希求肉體能永生于詩，雲母石，瑪瑙，琥珀，這些「堅固的藝術」之中。但他所要使之永生的肉體，却並不是那衰弱而會死亡的肉體；他所說的乃是生命自身的美，他以為這至少能在循環中永生的。他愛

一切永生的東西：那一代代更新的二體，那改造復改造的世界，寶鑽，刻了的石，雕了的象牙，織了的錦繡，他愛詩，因為他的實質的嚴格的形式。他以為散文是趨時的，能俗化的，而詩卻不會變更，或是毀壞，他知道言詞與石一般的堅實，與脫勞衣（Troy）的城牆一般的堅實。他知道言詞不特能發出音樂，他們自身便是音樂，與他們自身便是建築物一般。對於形存的東西，他祇愛他們的不變的形式與富麗的色彩，因此對於言詞，他也不願用半解的字句，他情願不用後人所居奇的所謂氤氳繚繞。便是他的詩也決不有些兒神秘，即使他默思懸想，但他的默思懸想，也無非是尖利而透澈的批評。

他所看的東西，他總看得準確無比，他注視了一樣物件，便用最適宜的言詞形容之，他決不用那些所謂詩意的，或是絕句，來潤飾敷衍。因此他的游記便是指南，而加了些旁的事物；但這些旁的事物，也決不是關於靈魂或是神經的訴說。他極願意給你們指示，他的指示，他的指示是一些不紊亂模糊的。他為賴拿圖（Leonardo）寫的小文，實在是一篇可領欽佩的藝術的預言；同時也是對於賴拿圖的為人，他的性格，以及他的作品的敘述，那篇重印在稀本（édition définitive）的「惡之花」（Fleur du mal）中的鮑特萊爾（Baudelaire）研究，始終是一篇滿意的文章；這並不是鮑特萊爾的謎語的解答，這確是一篇他的作

品中言詞最有色彩與芬芳的作品。他對於城市，詩人，小說家，畫師，雕塑者，均能寫出絕妙的好文章。他對於他們都是一般的了解。他對於他們都是一般的同情。他是個“Parfait mageion en lettres françaises”（法蘭西文學中最完成的術士）。他能以一些沒有缺點的次序，寫出一些沒有缺點的言詞來。他能認識巴爾扎克（Balzac）的體裁，雖然巴爾扎克自己是不承認的。他說他有一種，雖然他自己未嘗想到的體裁。他了解安格（Ingres）與了解愛爾格來各（El Greco）一般的明瞭。他在羅府（Louvre）的無論那一間畫室，講無論那一個畫家，沒有一句是不對的。他決不說最後的一句話。他也決不說一種要使你在未曾完全了解一件東西的真與美以前要思索的話。在他想來，真理的認識，都是靠着眼睛，而他看真理，也能和他看那最能使他欣悅的形存的東西：金子，雲母石，紫，光明，實質，顏色，一般的清楚。

造出「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 的標語的高蹈派 Parnassians 領袖「馬班小姐」Mlle. de Maupin 的作者高諦蕩，Théophile Gautier 是我所最崇拜的史文明 A. C. Swinburne 的一人所最崇拜的，我常想為他寫一篇文字，但我的才力始終阻止我下筆，西門氏 A. Symons 的這篇，我所認為關於評論高諦蕩的最精當簡捷的一篇，現在

譯了出來，也算償了一些我所沒法償的心願。

十六，十一，二，譯後記。

詩

別曲

村生

莫將點點淚跡描畫出你無用！

悲啼於饑別筵前的那算英雄？

別矣吾友！請牢記他日重逢時的證明。

我，謹藏着此刻筵上冰冷的空樽。

洒在嫩唇上的淚點磨不利劍鋒，

縱有離愁絲絲也莫能繫住青聽。

看，殘燭將熄，憑窗驚青燄燎乾淚痕，

聽，我彈心琴而長嘯，送你征塵。

朋友，暫且停留，飲盡此濁酒半盞，

我最後還有一言相送：

——當你揮寶劍的一瞬，

莫躊躇，劍鋒上應吸留魔鬼項下的血腥。——

然後，你再揮寶劍於山峯，

將魔鬼的頭顱懸掛太空。

我帶着今日預留的證明，迎接你於海濱，

那時，我們微笑而狂飲——有血盈樽。

小詩

查定世

誰說這世界是「肯定」的呢？

上蒼揭示：

——愛從淚出，

——憎從笑生。

二

我不知道什麼是「真理」，

我只明白這不是我的愛犬，

所以牠見了我總是不止的狂吠！

三

地球是我的母親，

母親呀，

我要用思想的纖維，

在你面孔上纏繞着「人文」，

四

蘭芬從雪圍里伸頭來說：

「這是我的環境！」

五

少年站在時間後方嘆道：

「老頭翁，

快讓吧！」

六

登在欽天山的北極閣，

祇望見社會的羅網，

是以「人」織成的。

七

時間伸出手來，

將空間的花瓣，

拆散——湊合，

湊合——拆散。

八

薔薇露着笑容向蜜蜂說：

「阿儂願你長時給我的甜蜜！」

蜜蜂嗡嗡地不答——飛了。

現代評論

第七卷 第一百五十八期

本刊——第五卷——合訂本出版

本刊第五卷合訂本（由一〇五——一三〇期）現已出版。卷首有目錄，卷尾有標題和人名索引，極便檢閱。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

又 合訂本第二卷（附關稅會議特刊，定價一元二角。）

合訂本第三卷（定價一元）

合訂本第四卷（定價一元）

存本無多，購者從速。

凡外埠及國外寄費掛號均需照加

本刊第二週年增刊

內含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文藝各種重要論著，約二十五萬餘言，定價大洋六角。存書不多，欲購者請速向上海商務印書館或太平洋書店（白克路北河路八號）購取！

一九

新月書店新書預告

現代文藝叢書第六種 (小說)
少年哥德之創造 (小說)
近世資本主義發展史
蘇俄評論
中國之家庭問題
白話文學史
現代文藝叢書
第四種 花之寺 (小說)
現代文藝叢書
第五種 西濠閒話
自剖 (文集)
死水 (詩集)
人文生物學論叢

西 濠 譯
胡鴻勳譯
世界室主人著
潘光旦著
胡適著
凌叔華著
西 濠 著
徐志摩著
聞一多著
潘光旦著

甲種七角半
乙種六角半
實價六角半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四馬路北)一六一號
▲編輯所 上海法界麥賽而帶羅路一五九號

提倡國產食品

維持工業

自海禁開通以還，上海為華洋雜處，舶來貨品日見增多，博取我國民金錢，奪我國民工業，良堪慨嘆，自民國政立，人多覺悟，凡百貨品，日思振興工藝，維持工業，而塞漏卮，然人生衣食住為三大要素，故本園於民國八年創設食品公司，建築工廠，製造國產食品，聊盡國民之天職，出品有葷素罐頭食品、糖果、餅乾、果汁牛肉、陳皮製梅、中西式名點、應時食品等，且辦國內名產、數千百種，各品能與舶來品並駕齊驅，願愛國之士，日用所需，或而送禮，速臨採擇，無任歡迎。

上海冠生園食品有限公司謹啟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四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 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匯 購買各種票據 買賣各國貨幣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奉索即奉

地址

漢口行 漢口路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二二一
七一二五號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電話九〇三號 七五〇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